

长篇报告文学

陈启文 著

南方

冰雪 报告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篇小说文学

陈启文 著

南方 冰雪 报告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南方冰雪报告/陈启文著.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9. 1

ISBN 978-7-5404-4303-0

I. 南... II. 陈... III. 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 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213619号

南方冰雪报告

陈启文 著

出 版 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龚湘海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湖南省长沙市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14)

网址: 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化勘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09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1092mm 1/16

印张: 14.5 字数: 210, 000

印数: 1-30, 000

书号: ISBN 978-7-5404-4303-0

定价: 29.00元

本社邮购电话: 0731-5983015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序

没有人预感到某种巨大的灾难正在降临。没有任何预感。

我记得那是2008年1月12日，星期六。晚上11点，夜深了。我将要乘坐T2次动身去北京。尽管那晚喝了不少酒，但我记得很清楚，2008年的第一场瑞雪就是那天晚上降临的。在我故乡的岳阳火车站，当时感觉特别冷，车头也像冻僵了似的机械地朝我们移动过来。站台上所有人都感受到了那种冰雪降临之前的寒冷天气，那种无法描述的凛冽与肃杀。那是直接与我们自身有关的感受。每个人都有点向后退缩，想躲到厚实的寒衣里面去。但这并非与灾难有关的预感，也根本没有意识到这种寒冷肃杀中隐藏着怎样的不祥气息。

后来，我一直在黑暗中默默地睁着眼。我不明白自己怎么一直没有睡意。车到汉口时，我发现下雪了。尽管只是短暂的停留，我还是忍不住走到了站台上，有一种清冽的而且特别新鲜的风掠过，这是雪吹到我脸上的第一股气息。它有一种魅力，叫人难以捉摸又不可抗拒。从那开始，在车上，在北京，我一直不停地接到朋友们从南方的家乡发来的短信，我在窗外纷纷扬扬的大雪中被无数的祝福所包围，同时也感受着南方的家乡对于第一场瑞雪降临的那种兴奋和陶醉。或许是大雪一如既往的美丽使人们脱离了现实，南方的瑞雪成了新年伊始的最美好的祝愿和内心里所祈愿的某种吉祥象征。

我在北京度过了一周，北京的天气一直是如秋天般晴朗。南方的瑞雪与北方的阳光让我感受到了这刚刚来临的年头给我带来的双重的祥瑞。

我想这一年，对于我，对于中国，一定是一个好年景。

一周后，在我离京回来的那天，北京大雪。尽管由于雪天路滑差

点耽误了火车，但北方的雪景还是深深地吸引了我，甚至让我感到了它与南方的瑞雪有着某种神奇呼应。短短的七天，一切都变了，从北到南，我沿着京广线一路上看见，辽阔的华北平原，黄河，长江，满世界都是纷纷扬扬的瑞雪。车过武昌，开始驶入南方的连绵起伏的丘陵和山地，我一直守在窗边，捕捉着雪花的隐秘闪光，感觉到雪里江山无边无际的壮美，连列车划过铁轨的声音也是灿烂而明亮的。想起来，南方已经很多年没下过这样的大雪了，南方一直盼着能够下一场久违的痛痛快快的大雪啊。

回到我居住的这座城市，是清晨。一下车，我突然犹豫起来，感觉就像中途下错了车，到了另外一个城市。一个我原本十分熟悉的城市忽然变得陌生了，眼前的一切恍若隔世又充满了神秘的诱惑。这也是我第一次如此清楚地感觉到大雪带给我的错位感，人的错位感，人类和这个世界的真切的错位感。但这没引起我的任何警觉，我睁大眼睛看见的一切，都很美，很干净，很诗意。雪在落光了叶子的树枝和楼群间耀眼地闪烁着，冰雪中呈现出来的一切，白色的街道，白色的屋宇，连许多肮脏的死角也被白雪所掩饰，很美，很干净，很诗意。我有些情不自禁，只觉得遍体上下有些飘飘然的。我已是一个老大不小的南方男人，生于斯，长于斯，多少年了，但有生以来还从未经历过这样的瑞雪。南方的冰雪，在我的记忆中，在无数南方人的记忆中，永远都是那么美，又是那么短暂而脆弱的一种美，每当它降临，你就非常珍惜，非常的小心和留恋，多么希望它能多驻留一些时日啊。

这并非我一个人的感觉，而是当时整个中国南方的感觉。在大雪初降的那些日子，每一个南方人都以沉浸的方式感受着这样的瑞雪给他们熟悉的世界所带来的新奇，诗情，画意。从遥远西部的四川阿坝，到湘西凤凰和张家界，从伟人故里的韶峰和花明楼，到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南岳，回雁峰，雪，雪一直温顺地，密密层层地，从西向东，继续降落，一直绵延到了江西井冈山，安徽黄山，福建武夷山……中国南方，大半个中国，已经换了一副面孔，变成了冰雪的世界。那些最美的地方，也是灾难深重的地方。一些原本就如诗如画的风景名胜之地，因为雪而更加浑然天成而魅力四射，而人类天性中对美的憧憬，也让他们更多地走向这些美丽的风景，雪景，很多人甚至千里迢迢地赶来踏雪，赏雪。

——我像在说梦。

又有多少人知道，在这一幅幅虚幻而又真实的美丽梦境中，一场五十年、八十年、一百年也难以遇到的灾难，已经悄然在人间降临。这透明的冰雪怎么

就忽然变成了人类无法破解的天书？

美总是在幻觉里，甚至在错觉里存在。

我不知道，那时到底有多少人通过这样一场瑞雪看到了后来的巨大灾难。

这也是我后来在采访中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

我这样问过湘南桂阳大山沟里一位种烤烟的老农，问过江西井冈山一位卖纪念章的妇女，问过韶山冲的一位退伍军人，也问过我那活到了九十三岁脑子还很灵光的老嫫毼。每遇到一个人，我都这样情不自禁地甚至有些神经质地追问。我在追问所有的人，追问自己，追问人类。是的，我要感谢每一个人的诚实，每一个经历过这场大雪的人都诚实地告诉我：没有想到。没有人预感到某种巨大的灾难正在降临。没有任何预感。谁也不知道一场雪会下成后来那个样子，会下成五十年、八十年甚至一百年才会降临的一场灾难。

是的，我也没有想到，所以我必须重复，必须强调。

而我在追问的同时，脑海里一直回荡着现代文学大师卡尔维诺那篇我读了许多年但一直没有读懂的小说《帕洛马尔》。美国加州帕洛马尔天文台，有世界上直径最大的天文望远镜，卡尔维诺借用此名塑造了小说主人公帕洛马尔先生，喻意对身边日常些小事物进行“大倍数放大观察”，结果进入了一个奇趣的境界：帕洛马尔望着一个海浪在远方出现，渐渐壮大，不停地变换形状和颜色，翻滚着向前涌来，最后在岸边粉碎消失、回流。而帕洛马尔并无奢望，他不是想要看清楚整个大海，他只是想要看清楚海浪中的一个浪头，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你很难把一个浪头与后面的浪头分开，后浪仿佛推着它前进，有时却要赶上并超过它；同样，也很难把一个浪头与前面的浪头分开，因为前浪似乎拖着它一同涌向岸边，最后却转过身来反扑向它……

是的，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猜测卡尔维诺的真实意图。我一直没有猜到。但在经历了这样的一场灾难之后，我终于在他诗意的现实背后读到了他的残忍：天才的卡尔维诺，他在此其实无意于描绘风景，而是为了揭示现代人的处境——帕洛马尔先生够现代化的了，他代表了人类目前所掌握的最尖端的科技水平，对事物可以大倍数地放大观察，而且，他也并没有了解整个世界的奢望，他只想搞清楚世界的极小的一个局部是怎么回事，但他还是没能看清楚。这也就是他以经典的后现代的方式所要揭示的，以人类目前所掌握的最高科技水平，连世界上一个细小的局部都无法搞清楚，更遑论整个世界，遑论宇宙时空。人类占有时空的局限和渺小，也因此被揭示得触目惊心。他的初衷一开始也不在于世

界，宇宙，而是要让我们这些可怜的人类看到人，看到自身，看到人类自身的命运。——他为个人的无能为力与世界的无穷无尽和变幻莫测找到了最残酷也最触目惊心的对照。

而对于一场灾难更真实的观察，也的确需要一个合适的距离来审视。这需要时间，甚至需要从人类长远的命运去打量，你内心里才会发生必要的沉思与追问。

我是带着卡尔维诺的《帕洛马尔》上路的，这是我在数月的采访中一直携带在身边的一本书。每晚睡觉时，就放在枕边，这也是离我的脑子最近的一本书。

我需要有种东西让我保持警觉。

上路时，已是南方的阳春三月，冰雪早已化尽，我却依然如履薄冰。与其说这是采访，不如说是在重新经历一场灾难。诚实地说，一开始我是茫然的。我心里还是有些犹豫，还有些莫名的恐惧。我身上，还有在风雪中摔伤的疼痛感，它不会那么快就过去。——那些日子，很多人都摔伤了。在雪地上走着，走着，忽然就直挺挺地摔了下去。没谁想要摔跤，但在摔下去的那一刻，也没人能够控制住自己。我很幸运，没摔断骨头，但数月之后，身上还是留下了几道并不明显的伤痕，或许是因为伤得太深的缘故。没有消失的除了伤痕，还有当初那种濒临绝境般的感觉。一个人倒在雪地上时竟然会是那样一种感觉，瞬间就像陷入一片黑暗——没经历过那场雪灾的人可能不相信。一个经历了那场雪灾的人和没经历过的人是不一样的。而对于疼痛的体验，则可能是一样的，它由最初的尖锐，变得麻木，迟钝，然后转化为一种漫长的隐痛。

如果不保持一种警觉，你甚至感觉不到这样的隐痛。

在我接受这一命题性写作任务时，我的第一反应是拒绝。我是真的不知道，面对这样一场浩大的、旷日持久的灾难，从哪里开始，从何说起。

但很快我就发现，随便往哪里一走，往中国南方的任何角落里一走，都是灾区。我选择雪灾最重的路线——京广线，京珠高速公路，还有连绵起伏的高压输电线路，在崇山峻岭之间迂回穿插。我走在一条条陌生的路上，很多日子我都是一个人深山野岭徒步穿越，一直深入到那些无路可走的地方，去探寻事情的来龙去脉。我想更多地找到一些原生态的东西，一些没有被修正和篡改过的东西，来表示我对一切原在性的大地众生的尊重，包括人，但不止是人，哪怕对于灾难本身，也应该尊重它的客观性以及发生与演变的规律。

这是我的立场！

又是一个很普通的日子，我来到了这里。2008年5月12日，星期一。湖南望城，桥驿镇，力田村，一座无名的山岭。我在镇上吃过午饭，走到这里，是下午两点左右。这都是我必须详细交待的。这很重要。我将在这里遭遇一件可以称为奇迹的事。

上山时，在季节更迭中重新长出来的青枝绿叶中，还夹杂着一些早已枯死的枝桠，我的鞋踩得满地的枯树枝沙沙作响，两只裤腿上挂满了苍耳。这一片在几个月前被无数镜头反复重现过的雪白山岭，此刻被初夏的阳光照得一片灿亮。如果不知道这里发生过什么，你一点也不会感觉到这是一座阴森森的狰狞而恐怖的山岭。在我的四周，纷杂地生长着南方矮小的乔木，野葛，山花，还有三五朵鲜灵灵的血滴子般的刺莓。我从这些活着或者死去的植物间努力探出脑袋，仰望五十多米的高空。

当我向那座铁塔注视时，天地间一瞬间安静无比。

而后，我的目光一直长久地停留在那个高度。我怕一旦缩回了目光就再也没有勇气去望第二眼。这可能与我的恐高症有关。我听见有隐约的声音传来。是的，几个月前的同一时刻，1月26日13时，就是在这座突然断裂的铁塔上，罗海文，罗长明，周景华，三个人，三条生命，从五十多米的高空坠落……

我在此仰望。我内心里一片空旷，想象中的坠落异常漫长而安静，静得让人窒息，只有岁月之风中依稀传来的空荡荡的回声。时间把那个短暂的过程变得遥远而缓慢，缓慢地形成一种飞翔的姿势。

然后，我就感觉到了一种很真实的震撼。

隐隐地，感觉有什么东西，把某种相距遥远的东西秘密联结在一起。

没有预感到又一场更加巨大的灾难正在降临。没有任何预感。

开始，我以为那仅仅只是一瞬间的幻觉。然而，那不是幻觉，几个小时后我得到了确凿的信息，我感觉的那种震撼，是从远隔数千里之外传来的一次强烈地震的冲击波，它从底层深处传来，而这一幻觉被真实验证已是我从当晚的《新闻联播》里得知的，就在我仰望苍穹的那一刻，北京时间5月12日14时28分，在四川汶川县发生强烈地震，震级为7.8级——最终又被确定为8.0级。

这是噩耗，也是奇迹。它发生的时刻，与我仰望的时刻，与那三位烈士坠落的时刻，几乎是在同一时刻发生的。这一灾难的波及之广，远隔震中数千里的湖南可以作证，湖南不但有很明显的震感，也有人在这次地震的冲击波中丧生。就在我感觉到震撼的同一时刻，很多湖南人都有与我共同的感觉，但谁都不敢相信，那一刻在中国这片灾难深重的大地上又发生了什么。

这是我在追踪一场灾难途中发生的一场更大的灾难，而且，又是一场完全没有预感的灾难。很多原本是我以纯粹采访者的视角去打量的东西，开始重重地压在我的身上。而就在这两场巨大的灾难之间，还有南方的冰雹、雷暴、暴风雨在同一灾区反复出现。如果再算上3月发生在西藏拉萨的人祸，4月在山东胶济铁路发生的火车相撞事故，中华民族的这一年，将被历史深刻铭记的，除了百年期盼的奥运，或许就是这样一场场接踵而至的灾难了。这样的重量越重，就越逼着你深入最真实的灾难与灾难中的最真实的人性，同时也逼着你往心里去琢磨一些事，如果换了另外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他们是否能够经受这种灭顶之灾的毁灭性冲撞？又到底是怎样的一种信念和意志让我们这样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此坚定地扛住这一切？

“伟大”，这个我从不轻易使用的词语，在一刹那间以难以名状的感动深深攫住了我。

除了它，我无法解释我后来发现的一切。

我独自一人，走走停停。我用自己的眼睛在看，用自己的耳朵在听，用自己的脑子在想。无论是在乡村的沙砾小路上，还是京珠高速公路上，那种难以忍受的沉重感，一路跟随着我。我走得都很慢。有时候我会这样走上一天，背包里放着一天的干粮。我的一生，都没有走得像今天这样远过。

我又一次下意识地停住了脚步。这里，湘潭，京珠高速公路马家河路段。我此时伫立的地方，几个月前还是一片深过膝盖的冰雪，除了冰雪，那时已感觉不到还有天地。一世界的冰雪。就是在这里，我现在反复打量的那个地方，一个老人的视线穿越了一树树透亮的冰凌，最终停在了一座座被冰雪压塌的铁塔上，那时候，这里的四座铁塔，全部坍塌了。他看着，睁大眼睛察看，这么大的雪灾，真叫人不敢相信，哪怕你亲眼看见了，还是真的不敢相信。忽然，他随手就抓起一根折断了的树枝，支撑着身子朝冰雪深处走，脚步急切而又坚定，有人想拦住他，失声喊起来：“危险，总理！”但这是一个谁也拦不住的人，他眼里有个认准了的目标。一直走到那倒塌的铁塔下，他才停下，手里是掰下的冰块。他久久望着。然后，他转过身，握住了离自己最近的那一双大手，那是第一线的电力工人粗糙的被冰雪冻得皴裂的手，他的沉重的目光落在了他们身上，而他说过的那一番话，将不仅是被铭记，而是证实——“我们完全可以避免大面积的停电，我们有信心做到这一点，我们也有能力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做到这一点！”

你感觉到这个老人的信心。无论在怎样深重的灾难面前，人类最需要的不

是别的，是信心，一个国家的信心，一个民族的信心！

数月之后，我站在这里，依然还能听到他沉重而坚定的脚步声，每走一步都深陷在积雪里，都要用力拔脚，但哪怕再深的灾难，也不可能让一个伟大的民族陷在这里。而现在，这样一个老人，一双永不停歇的脚，从年初的冰灾开始，就一直在奔波，又在第一时间奔赴汶川大地震的救灾现场，奔走在废墟和瓦砾间，这位像周恩来一样和蔼的对人又温暖又亲切的共和国总理，一个因身负重压而又奔波过度的大国总理，他的眼神是忧伤的，眼眶里饱含着泪水，讲起话来声音嘶哑，你为他揪心，担心他会突然倒下，但他决不会倒下——“要昂起不屈的头颅，挺起不屈的脊梁，燃起那颗炽热的心，为了明天，充满希望地向前迈进……”

这是他发出的声音——在北川中学的临时安置点，他对那些孩子们发出的嘶哑而坚定的声音，然后，他抓起粉笔，在黑板上刷刷地写下四个大字：多难兴邦！

你一下就感觉到了中国汉字的遒劲力量，数千年来，一个民族内在精神里的那种悲壮，那种不屈的坚忍，一切都深蕴在其中了。后来我特意查了《词源》，“多难兴邦”，源出《左传·昭公四年》：邻国之难，不可虞也。或多难以固其国，启其疆土；或无难以丧其国，失其守宇。每一个民族在它的历史进程中，无一不是与灾难结伴而行。灾难是人类必然要面对的另一个世界，一个叛逆的世界。诚然，面对灾难，我们既要正视人类的局限性，但也要有灾难无法撼动的信仰，在每一次灾难降临之际，先要制止和化解一场精神危机，无论冰雪多重都不能让心灵结冰，无论地震有多么强烈都不能让精神被震垮。

人类每一次面临灾难，说到底，还是面对我们自己。

我有一个感觉，同一场灾难，却有两种不同的发生方式，一场发生在现实，一场发生在我们的内心。

在我逐渐深入到每一条道路、每一个乡村、每一座山坳和深山里的兵营里去采访时，我接触得最多的都是那些最底层的、一身黄土伴一身黑汗的中国人，那些一年上头都在野外作业的电业工人——他们大多数是临时工、合同工，那些在沟壑纵横的山地埋头躬耕的农人，还有那些稚气未脱的小兵蛋子，那些在烈日下、在风里雨里执勤的、把腰挺得像旗杆一样的交警，那些长年累月奔波在一条条路上的风尘仆仆的司机们、师傅们，是他们，汇聚成了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生命主体，一个忠厚勤俭、刻苦耐劳型的民族，又是一个很豁达很想得开也看得开的民族。在平常的日子里，他们以诚实的耕种与日复一日的辛勤劳作

养活老婆孩子，而一旦灾难降临，当日常的生活变成了非常的岁月，你就会真切地感觉到这个民族那种以本能的方式抱成一团的强大凝聚力，感觉他们的铁骨、侠肝义胆和热血。无论遭遇怎样的灾难，中华民族都将以五千年风雨沧桑熔铸的智慧、坚忍和信心来拯救和重建自身，这是一个民族历经五千年的无数次浩劫而不倒、而能够永远存续下去、而能够一次次复兴的秘密所在，也是我依然热爱这个伟大民族的理由。

我是一个不善于也不愿意说大话的谦卑的写作者。一个人活到了我这样的岁数，有了那么多坎坷的人生经历，只会越来越深切地感觉到一个人的渺小，也实在不适合说太大的话。但我现在又找到了一个写作者丧失已久的信心，在2008年这场暴风雪和汶川大地震这一场场接踵而至的巨大灾变之后，这样一个民族将越发以敞开了的心扉屹立于神奇的东半球，也将越来越尊重和珍惜每一个短暂而渺小、高贵而又充满尊严的个体生命。我坚信。

这其实就是我反复追问与求索的答案——天佑中华，多难兴邦！

目 录

序 /001

A部 地平线消失

第一章 疯狂的拉尼娜 /002

谁见过拉尼娜 /002

人类对灾难的命名耐人寻味。在气象学家眼里，灾难不是魔鬼，而是这样一个美丽的充满了圣洁感的小女孩，一个圣女。她被一些充满想象力的西方的画家描绘成了一个皮肤白皙、眼睛冰蓝、睫毛很长的女孩。

雪白的，或冰蓝的 /006

什么叫冷静下来了？就是突然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在这里你可不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小妹子，你是导游，这是你的角色，也是你的位置，这几十个人都是交给了你的，你得对他们负责！……而下山的路，你比游客熟悉，你比他们知道该怎样走。

“跟我来！”在一片慌乱中她这样喊了一声，所有人一下就有了方向。

第二章 地平线消失 /013

超低速行驶 /013

这一切发生得并不突然，这是一个逐渐进入幻觉的过程。开始他以为自己是患上了雪盲症，他把车停在路边，抓了两把雪，使劲地揉搓眼睛。擦过之后，他发现近处的东西都能看清楚，清清楚楚，可远处，稍远处，就一团模糊了，除了雪，什么都没有了，路没有了，山没有了，好像整个世界都在寂静无声的雪线下消失了一样。

堵在哪里了 /018

但无论是天命，还是人间的命令，他作为一个司机，只有遵守。上车后，他就把火熄了。后面的车辆正在迅速排成长龙，眼前的一条高速公路，一时静了下来。老何的一只脚还踏在油门上，等着第二次发动。

谁想到过，这一次发动将要等多久？

地平线消失 /025

一架飞机从北京飞往南方。你可能早已知道，这是共和国总理的座机。而它非同寻常的历史性意义在于，这是一次无法确定航程的飞行，连总理都不知道，他最终会降落在哪里。

第三章 拿命换一条回家的路 /030

随便选择一个人 /030

在这里，你已经看不到具体的人，只有黑鸦鸦的，灰蒙蒙的，臭烘烘的，一个涌动的巨大的数字，八十万。人一多，所有的色彩都变成了一个色彩，灰蒙蒙的。如果从一个高度往下看，你会感觉到有些怪诞，你看见的不是人，而是无数爬虫和甲虫在蠕动。恕我直言，人在这时，这里，残酷而逼真地呈现出卡夫卡笔下最荒诞的变形。

一个稍纵即逝的身影 /036

一个被碾碎了的十七岁的生命仰躺在地上，浑身都是被踩踏过的脚印。她的头发如肮脏的乱麻纠结在一起，血从耳朵和依旧圆睁的大眼里流出。血，还在流，一股血从鼻腔一直挂到嘴角。只有嘴唇是紧闭的。她没有呼救。她没有喊救命。她把一种惹人怜爱的姿势保持到了最后。手机踩烂了。那是别人用过的一只旧手机。“娘哎，好挤啊！”这是它最后发出的声音。

致命的燃烧 /041

他看见，天桥下面就是火车，只要从这里跳下去，就能上车。他当然也看见了，天桥有些高，但他似乎没有犹豫，就跳了下去。嗖——，一下子，多少天的苦熬，漫长的等待，回家的遥远距离，仿佛都在这样一跳中结束了。

我们要回家，死也要回家！ /044

在这些急于回家的人背后，又有多少难以言说的东西，那是无法通过简单的对比和计算得出结论的。回家，每个人都疯了般的想回家，除了回家，仿佛早已不知道生命的意义何在。后来也有很多学者分析说，回家是一种疾病，它与我们社会的某些病灶被激发有着深刻联系。

B部 生死时速

第四章 生死时速 /052

大任在肩 /052

那些战士也没有发出兴奋的嚷叫，笑一笑，点点头，他们好像很自然地、早已习惯了地让出了一个位置。然后，你就看见那些官兵们的中间，多了一个身影，一个国家主席，和他的士兵，在搬运运往灾区的一箱箱物资，他们，彼此的生命靠得如此之近，一切都显得那样默契，那样合拍又充满了节奏。

世界上没有一条路是相同的 /059

有人说，要了解2008年中国南方的暴风雪，必先了解湖南，而要了解湖南的暴风雪，必先了解郴州。这是一种眼光的层次，你只能一层一层地去逐渐深入地打量。而此时，让我们先把目光聚焦在湖南人的一个大手笔上——跨省大分流，它不但是灾难催生的一个大胆、果断而有预见的决策，也是中国交通史上堪称经典的一笔。

生命高于一切 /062

或许，未来的历史学家将会告诉未来的人们，这一年是中华民族重生的一年。一个古老的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存在着，沧桑着，绵亘着，数千年的历史，能够被人记住的年头其实很少，但这一年，中国人在这一年里所表现出来的对每一个生命的尊重、

捍卫和在生死关头涌现出来的纯粹而高贵的人格，这其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应该铭刻在一座无形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

雪域·战场·军魂 /070

中国军队的应急反应能力及其所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让世界上那些一直紧盯着他们的将军们把眼睛睁得更大了，而在这之前，他们更多地盯着的是中国军队的现代化水平，是武器装备，现在，他们却把目光突然集中在了中国军人身上。

第五章 中国式总理 /079

中国式总理 /079

他的微笑，他的谦卑，他那温和真挚的眼睛，还有一个国家总理的深深歉疚，每个人，都看见了，一个大国总理和人民的距离是如此之近，近在咫尺，他们不可能看不见，他们看见的还有总理眼里布满的血丝、满头参差的白发，他们甚至还能听到总理的心跳声。

总理突然站住了，抬头看着什么 /083

你会发现，他其实是一个不善于表达的人。他的话很简短，也很简单。你也许会觉得，这些充满焦虑的只言片语，更适合埋藏在心里，而他却一下子说出来了，他不但说出真话，同时也说出了真理。

肝肺皆冰雪 /088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风雪依然无休无止，但我总也忘不了总理的那一个个承诺。那不仅是对人民的承诺，也意味着，每一个承诺都是透明的，像冰雪一样透明的，十三亿中国人都看着，整个世界都看着。

第六章 一些人，或一些身影 /093

认识一个人的方式 /093

这些天来的很多事在我的脑海中不断闪回，眼前总是晃着这样一个身影，老张穿着那件军大衣几乎天天在路上跑。雪，不是在落，几乎是，直直地盖下来的。而这个长期在哈尔滨生活的北方汉子，也从未感觉到冰雪无底的深，深不见底。他走到哪里，哪里都是夜以继日的破冰队伍。这本身就构成了一部悲壮的史诗。

那个山头就是你的岗位 /097

人生莫过如此，灾难，抗争，活着与死亡，还有眼泪，一切都是转瞬即逝的东西。而我依然在这里漫长地回望，四面八方都是山雨发出的空洞的回声。而这条路，和这个人的一生，其实都不漫长。

冰闪，一个偶然事件 /100

这是冰闪。是因为恶劣的雨雪天气造成部分输变电设备绝缘体和导线上形成挂霜、覆冰和冰柱现象，然后才会出现的。我说过，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过冰闪，这种罕见的冰闪，被一个国家公务员用生命去亲身体验过，验证过。

又是一个偶然事件 /102

她是副镇长，也是女人。但女人的形象，在大雪的背景中消失了。她从头到脚都是白色的，几乎是一个雪人了。

一个中国的小公务员之死 /105

我不厌其烦地在此叙述与官位、级别有关的问题，其实也是我最不感兴趣的问题，然而，这正是我选择这样一个人作为叙述对象的一个很关键的原因，我们需要通过这样一个人，对某些基本价值作出一些判断。

第七章 天空的主人 /110

上帝说要有光 /110

光从不可估量的高空
俯视着人类历史的长河
——摘自艾青《光的赞歌》

天空的主人 /114

屈原的《天问》没有给予人类任何一个回答，它伟大的光辉和价值就在于他的追问，他以穷追不舍的叩问来呈现人类和天地之间隐秘而未知的存在关系。两千多年过去了，我们是否能够对他叩问的每一个问题做出确切的回答？不能，永远不能。他所触及的是人类的根本价值所在，是我们永恒的母题。所谓永恒，意味着在人类灭亡之前，我们也不可能把这个世界上一切搞清楚。你必须承认，人类是有大限的。

英雄挽歌 /121

我说过，我不想轻易使用“英雄”这个词。死亡，是偶然的；成为英雄，是偶然的。而一如既往地投入自己的工作，以诚实的、敬业的精神去履行自己的职责，才是必然的。他们只是邂逅了甚至是遭遇了超越他们生命的命运。

第八章 雪白的丰碑 /124

生命的极限 /124

我更多地感受到的不是悲壮，而是悲怆。想想，在这场暴风雪中，有多少人是超过了生命极限的非正常死亡？他们有的就是活活累死的。这种非正常的死亡，意味着我们这个社会还有太多的东西处于非正常的状态。

谁又不是这样啊 /126

我的采访和追踪，正在让我不知不觉地走出所谓的现实，开始进入存在。昆德拉说，存在不是既成的东西，它是人类可能性的领域，是人可能成为的一切，是人可能做的一切。你通过发现这种或那种人类的可能性，才能描绘出存在的图形。

一个人的存在 /129

我不想提及老廖死后，或别的让我们感动的那些人物死后的哀荣，因为那从来就不是与生命有关的东西。没有一个人是为了那些东西而存在的。人的存在，永远是生命之内的存在。

第九章 冰灾寒极 /134

从林中之城到冰灾寒极 /134

很多自然和气候现象都是令人迷惑的。为什么中国南方这场旷日持久的暴风雪的重灾区在湖南，而不是在别的省份？又为什么湖南这场暴风雪中的重灾区不是纬度相对较高的湘北，而是湘南的郴州？

换一种眼光看 /138

决策很重要，抉择很重要，一个处于关键位置的人物，他的决策和抉择往往决定了无数人命运的走向，也决定着历史的走向。每个人都在写历史，而你的每一个决策，或抉择，都必须有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我甚至觉得，对历史负责，其本质就是对人民的高度负责。

回望那些依稀的身影 /142

在这里，我将又一次涉及与命运有关的话题。很多经历过这样一场灾难的人，更相信命运了。而命运，只有命运之神知道其最终结局，并冷眼旁观。人类也许无法超

越自己的命运，但人类可以超越自己。

雪线上的两位大校 /146

在中国，一个身上残留有六块弹片的军人或许不算稀奇，而一个身上残留有六块弹片的诗人，则完全可以称为奇迹了。这使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一个军人的最后造型，除了战场上的牺牲，就是成为一个真正的诗人。

第十章 中国人 /152

中国的脊梁 /152

一个民族永远都需要这样的热血肝胆的义士，无论到了怎样的时代，这都是一种血脉里绵延不绝永不断裂的精神。多少古老的民族早已消逝在历史的尘烟中，中华民族依然是强大的不可忽视的存在，或许，就因为我们这个民族有这样一种血性与精神。

良心证词 /159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里我不想纠缠顾炎武的亡国还是亡天下的问题，我备感欣慰的是，一个民族的道德长城没有在一场暴风雪中犹如雪崩一样地坍塌，而且还更加引人瞩目地、崇高地矗立着，我说过，这是我依然热爱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并且充满了归属感和认同感的一个理由。

总有微光照亮 /163

在灾难发生的第一时间，离自己最近的人，永远是自己。自救，永远是生命中最重要。除了自己，离你最近的就是当时就你身边的人，哪怕是一生一世都没见过的陌生人，甚至是仇人，这个时候你也会感到他的存在是一种力量，而对他而言，你的存在也是一种力量。

C 部 涅槃与重生

第十一章 阿喀琉斯之踵 /170

上帝的绝密消息 /170

在特洛伊战争中，阿喀琉斯杀死了特洛伊王子赫克托耳，因而惹怒了赫克托耳的保护神阿波罗，于是太阳神用箭射中了阿喀琉斯的脚后跟，送了这位勇士的命。这就是至今流传在欧洲的谚语阿喀琉斯之踵的来历。任何一个强者都会有自己的致命伤。

人性的考验 /178

在黄尘漫漫中和正在降临的夜幕下，我一路寻思着康德那句名言——在这个世界上有两样东西值得我们敬畏：一个是我们头上璀璨的星空，另一个是我们心中的道德律。

第十二章 涅槃与重生 /183

一种诞生的方式 /183

在那段时间早产儿特别多。后来我听一些大夫说，每逢大灾大难，早产儿都特别多。作为一个难解之谜，其实也不是找不到其间的一些原因，他们提前降临到灾难深重的人世，或许是因为他们饱受惊悸的母亲已经无力再保护他们。他们以最轻的生命方式降生了，每一个体重都极轻，难以承受的生命之轻。

涅槃与重生 /190

也许，变了的東西很多，而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对于生命的重视和关爱。以前，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方式生存着，我和你，你和他，谁和谁啊，都没啥关系，许多人甚至很感谢有这样一场灾难，或许因了这样一场冰雪的映照，这个世界竟由此而变得丰富美妙起来。

终于看到了久违的阳光 /197

她们不知道怎么表达对总理的感激之情，她们三人一起亲手缝制了一双棉鞋，穿针引线，绵绵不尽，她们要用这最朴素的方式表达她们心中绵绵不尽的情感。鞋子做好了，一双厚实而温暖的千层底棉鞋。

如果人类继续存在 /203

我嗅到了一股淡淡的香味，像是龙柏的香味，又不知是从哪一棵树里散发出来的，有一种接近于神性的宁静与缥缈。却又真切地感觉到这山上的每一样东西，都是有根有脉的，一座山，一片土地的魅力，有时候就存在于这些根脉里。它不止是在土壤里，更重要的是，它应该在人心里深深扎下根来。

直到此时，我仿佛才感觉一场暴风雪终于过去了。

后记 /213